

句餘土音補注

句餘土音補注卷三

四明全祖望雙韭氏著

後學陳銘海梅坪氏補注

閒步北廂卽賦本廂故蹟八首

錢康憲大人堂

原注開寶八年康憲姪惟治爲節度創祠以奉曰大人者蓋子

弟尊諸父之號○楊實成化四明志錢億字延世吳越王叔弟漢乾祐二年判明州宋建隆元年州升奉國軍卽授億節度使內和兵民外固封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浚廣德湖築塘周萬二千八百七十餘丈它山堰壞億跪禱于神增築完固乾道五年卒謚康憲民立祠祀之袁桷延祐四明志大人堂在總管府之東北地案億叔弟乾祐二年判明乾德五年終于任首尾二十三年開寶八年姪惟治爲節度創祠以奉蓋子弟尊諸父之通號億浚湖築塘修宅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自億始惟治在鎮又五六年繼此遂列祠

于五廟若闕燔吳越家臣無顯功無緣錢氏子弟官祀今所謂闕相公者以燔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後遂知有闕燔不知有億或譌而爲吳太傅闕澤澤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

歐公傳十國過于錢王有貶詞錢王有善政浙河之民

無所訾試以康憲論允屬吾土慈惠師吾土故水鄉錢

王爲置屯田司

原注吾鄉水利之政唐時諸賢牧議之略備至吳越而極周極密專置水利屯

田司時時巡行以警蓄洩見荆公上杜丞相書一隄一牖有專掌不患旱潦稍

過時康憲尤愷悌東西湖堰勞嗟咨積年遂稔熟沿海

無復憂阻飢閒遊乃更置洲島城中水利亦繁滋湖邊

廨舍清且淨使君如父民如兒我我大人堂歲歲薦潔

粢良非子弟徇其私錢王家門皆佞佛康憲亦頗耽禪

枝廨舍之梁入佛舍白衣祥光吐紫芝

原注康憲廨舍在湖上即能仁

觀音寺址其梁後施白衣禪寺吐祥光焉

白衣東接祠堂近靈爽定應時過

之如何累傳後乃祀闕家廨

原注堂畔有闕功曹附食蓋康憲之元隨也後又謫

以為闕播因泯康憲之名而呼為闕相公祠

東西湖堰

案東錢湖堰凡七廣德湖堰凡九廣德湖一名鸞脰湖廢于宋樓昇今多不可攷矣

洲島

案月湖舊有十洲三島之勝南北四橋以通往來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洲曰芙蓉洲曰

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烟嶼曰竹嶼每當春夏之交露桃呈頰風柳誇腰畫舫徵歌旗亭選勝

泉香草馥照影弄姿固足抒士女之芳情極宴遊之樂事及夫夕陽沒素月升酒帘斜茶煙碧微風生浪

畫棟凌雲波浴銀蟾窗憑紅袖兩岸遊人行歌互答如在琉璃世界中湖上風流于斯為盛而今不可復

見矣可勝歎哉

白衣

寺名也成化志在縣治西北舊在今府治之內唐長興元年建號淨居報

仁院俗呼白衣觀音院治平元年賜白衣廣仁額政和五年郡守周邦彥建青蓮閣明洪武三年圯其址

改造本府廨宇乃
徙寺于府治西北
康憲廨宇
謝山鮎琦亭集錢康

為觀音禪寺史忠獻
請得之以為別墅

蔣莊簡公園
延祐志蔣猷字仲遠徽宗朝積遷

御史中丞上疏論士風浮薄羣臣無他能善
伺候人主承望大臣而已故事內侍省隸六
察崇寧中宦者竊弄詔旨奏免所隸猷疏駁
正廉得內侍省劉友端等違擅事復論楊戩
童貫不宜受上賞帝力護之猷復言淮南畎
潞水以出鼎罪宜坐狂妄趙良嗣降虜後必
誤國東南應奉花石金十年皆入權幸願速
罷之不報復為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
奉祠欽宗即位改知明州到官數日以不
善應奉願勾罷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宣和直臣丹陽產建炎而後居吾州曲突早阻幽燕策

守城亦豫種李謀舊是甘棠聽訟處瞻烏于此卜句留

至今水木已蕭瑟空餘坊社枕寒流研溪墨妙不可求

原注莊簡善書
最賞于道君
以爲昌國之墓爲莊簡者
未詳讀莊敬之集故也
俱悠悠
東湖翁仲眠荒邱
原注莊簡墓在東湖
其子墓在昌國今誤
涪溪椽筆埋冥幽北里南館

丹陽

胡榘寶慶志蔣猷丹陽人建炎三年避地明州葬于鄞後遂爲鄞人

研溪

莊簡別字

也

莊簡墓

宋樓鑰攻媿集在東湖
隱學山汪藻誌其墓

蔣敬之

錢宗志

簡字敬之幼敏爽有雋聲程端學歸自江東宗簡以
弟子禮謁見留門下數歲又嘗受經于天台翁伯章
日與同邑鄭覺民王厚孫輩以禮義相發明兩爲郡
庠訓導諸生多貴以其年少頗易之宗簡于經史聚
訟處數言而決執文就正者隨所治爲之潤色頃刻
數十篇諸生始帖然服試有司不偶輒棄去舊作取
易詩春秋諸家說折衷之或謂宗簡笑曰使我理明
長取祿位獨用古文自詭何益宗簡笑曰使我理明
氣充于決科何有不得命也文有今古之異耶旣
而遇臨川危素于金陵語洽素欲挽之入都以母老
辭乃市所未見書數百
帙以歸年三十二卒
涪溪
蔣敬之別字

范石湖羔羊齋

宋史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中進士隆興時充金國祈請

使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忼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書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達書乃起既而歸館金太子允恭欲殺之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漳熙六年魏王愷薨于明州命成大起代之到官即奏罷貢物又乞權閣魏王移用諸司錢萬緡寬民力詔除之嘗入觀上曰浙民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累官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卒謚文穆周密齊東野語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于吳郡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址隨地高下而為亭榭所植皆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孝皇嘗御書石湖二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云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戊午年因築湖山之觀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鏡閣壽櫟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詠莫不極鋪張

之美。○延祐志羔羊齋。宋漳熙間守范成大
建在府治平易堂之後。文穆詠羔羊齋木芙
蓉詩。慵妝酣酒夕陽濃。洗盡霜痕看綺叢。綠
地團花紅錦幃。不知庭院有西風。又作菩薩
蠻詞云。水明玉潤天然色。拚作高風客。不肯
嫁東風。殷勤霜露中。緣窗梳洗晚。笑把琉
璃淺。慵步上妝臺。酒紅和困來。

石湖有故齋羔羊憶五縱三秋多佳氣長吟對芙蓉吾
讀石湖詩讀罷進奏疏賢哉綽有大臣風不獨出使風
節如鄭公況復風流在詩筒阿儂年來詩思竭乞靈願
得執鞭從烹雞祭齋下魂魄倘相逢

顏右文占春亭

李志顏頤仲龍溪人漳祐五年

桃花渡而東迄定海西市綿亘六十餘里故
有河渠久湮塞不通灌溉失利民咸病之願
仲甫下車卽諭民間開浚民皆樂從爲費五
十五萬七千緡有奇越三旬而工成至今享

灌漑舟楫之利民德之因名之曰顏公渠瀕
海沙岸為勢豪所據名為納稅于官實網其
利而有所入之頤仲為申于相府先捐本府及制
置使所入稅錢二萬二千餘緡勢家毋得私
占沿海民蒙其利先是台鄉自仇忿暨程覃
守郡以來歲舉行鄉飲酒禮頤仲搜舉舊典
增造禮器以人日行禮至者凡千餘人其他
惠政不可枚舉以優擢去郡民如失父母焉
○延祐志占春亭在春風堂之南淳祐六年
守顏頤仲建吳正肅公潛占春亭即事詩云
桃花幾片隔牆飛獨自危樓徙倚時目送斷
鴻雲外沒東風吹淚落天涯又云見他門戶
插垂楊懊恨江南客子腸春夢
誰云無準託連宵合眼是家鄉

顏公多遺愛六十里長渠澤與雙湖並不看萬斛儲春
來歸曲榭桃落滿前除何以酬明德風流渺故墟

雙湖

謂東錢湖與廣德湖也

吳正肅公老香堂

曹志吳潛字毅夫寧國人寶祐四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判

府首興學校增緡錢以養士復撥沒官田數
千畝歸之學以廣樂育造金花帖子以木爲
之高一尺五寸闊六寸以綠爲質遍地以金
花圍飾遇賓輿歲于揭曉日書領薦人戶貫
三代姓名于其上分報諸邑郡人榮之建義
和永豐朝京三門營造巡鋪以居邏卒修坊
巷駟亭橋路以便行者糊義船留江許更番
下洋不時巡緝環海肅然設向頭山寨外防高麗
山行李藉以無虞復設向頭山寨外防高麗
日木內衛京師又立烽燧三路一由招寶山
以達大洋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聯
絡江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惕理宗嘗諭曰知
卿悉心民瘼郡綱振飭海道肅清朕甚嘉之
其受上知如此而其尤有功于吾明者莫大
于水利立水則于平橋刊平字其上視字出
沒爲啟閉增修洪水灣于宅山卽其地爲三
壩江水由是安流又碣永豐開慶諸堰築江
東道頭以濟浮橋之不及他如置永豐倉建
廣惠院以濟貧困開惠民藥局以療民疾美
政不勝屈指屈初抵郡三年中雨暘常愆潛有
禱卽應麥有三穗之瑞嘗有詩云數莖半黑
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蓋實錄也後以忤

賈似道謫循州卒郡民至今廟祀之案公未
第時嘗與兄淵讀書山中忽一道士來訪云
能作墨戲以棕帚染墨刷一小壁出一銅鑑
劃開引二吳同觀中有五色雲覆以寶殿屏
上金裝吳潛字隨掩而去後公果入相淵至
參政○劉錫開慶四明續志老香堂吳潛建
在府治後面北植桂百本取山頭老桂吹古
香之句以名前築一壇名月地可坐三十客
堂扁潛自題嘗作朝中措詞老香堂和劉自
韶韻衰翁老大脚猶輕行到淨涼亭近日方
憂多雨連朝且喜長晴漫尋歡笑翠濤杯滿
金縷歌清況有蘭朋竹友柳詞賀句爭鳴又
小重山詞六月十四日老香堂前月臺玩月
碧霄如水月如鉦今宵知爲我特分明冰壺
玉界兩三星清露下漸覺溼衣輕高樹點流
螢秋聲還又動客心驚吾家水月寄昭亭歸
去也天豈
太無情

當年牧守多賢侯一遊一豫膏澤流相公政績尤其尤
閒情布置亦最稠老香堂前真清幽雲外芳踪共冥搜

寒梅古檜迭相酬相公遺集今難求寶慶圖經幸尙留

古詩慢詞珊瑚鉤峴山之樂如在眸相公播遷死循州

四明花鳥亦淚流百株老香乘蒼虬化作游絲天上遊

遺集

案正肅公所著有履齋遺集若干卷

寶慶圖經

見上卷胡制使迪教訪題注

死循州

宋史初賈似道在漢陽以吳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禔爲太子

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

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奸謀叵測請速召似道正位鼎軸

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未幾安置潮州已又徙循州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

毒潛潛鑿井臥其中乃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

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哀之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歸葬案循

州在今廣東惠州府秦漢時爲南海郡地隋曰循州

趙清敏公賜府

原注公前雖豫于史鄭奪宗之

子孟傳守鄉郡迎降爲可恨耳清容乃徒知
以姻戚而爲立佳傳于志乘可晒也○宋史
本傳趙與權字悅道太傅忠獻公希言子嘉
定七年進士知安吉州懸銅鉦于門欲訴者
擊之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
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侍讀召對言爵
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在講筵言以壞症付庸
醫徒運巧心僅支殘喘天下事尙堪再誤耶
時相忌焉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尋授安德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
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與權辭不取帝書安
貧樂道植節秉忠入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
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賊吏不悛民昔流而南
今流而北盜昔伏于遠今伏于近體認不真
賢否無別國將誰與立耶願富一代之儲使
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爲改容賜
泰卦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拜少
傅卒帝震悼輟朝贈賻有加詔有司治葬贈
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諡清敏嘗謂士大夫有
貪聲則雖奇才奧學徒以蠹國害民爾敘之

夕金帶猶質錢民家云。張時徹嘉靖志直清亭在縣東四十里明堂。魯白雲山下天水郡公趙與權建于父墓側。蓋居水竹之間。以是名之。理宗御書直清二字以賜。又旁有乳泉亭與權鑿池得泉如乳。湮作亭其上。因取東坡所賦之義名之。乳泉二字亦理宗所書。與權皆自爲之銘。案謝山續甬上賜府考。賜府之制昉于宋。蓋大臣之有勳勞者則以嘉名寵其甲第。其後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宋南渡。賜府極多有。黃翔龍者東發先生族兄弟也。著甬上賜府考一卷。今不可得見矣。尙有流傳一二者。如史文惠王之樂壽。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袞官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忠。則以世其家學也。明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豫焉。

穆陵定策功吾鄉三宰執

原注史余鄭

節使亦其亞曾陪玉

輦入是以驟登庸恩賜最推挹賜府奎墨多乳泉亦並

及定策不足稱歷官實修輯微言退蠅營正議罷箕翁

原注謂阻忠定公起復并諫進奉更愛清風清家無百金笈身後黃金

帶質庫猶什襲寢邛再賜田苦節亦足迥桑田飛塵氛

賜府失舊社阿翁陪潛龍而子朝白馬阿翁其有知重

泉定暗啞清容縱曲筆佳傳不可假

穆陵

卽理宗也案宋史理宗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初史彌遠以寧宗未有儲嗣

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

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

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江舟抵

越西門過全保長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雞

黍甚肅須臾以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

也曰者嘗言二兒後日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

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莒補秉

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

每朝參出入殿庭不失矩度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

尋立貴誠爲沂靖惠王柄後時皇子竑以彌遠專政

心不能平嘗書于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
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于此又嘗
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
大懼乃日媒孽茲之失言于帝觀帝廢茲而立貴誠
帝不悟其意及寧宗疾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
名昀封皇子茲為濟王出居湖州帝崩昀遂即位是
為理定策功宋史理宗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以
宗室宜加優禮于是封會稽史謂彌遠也詳見卷
郡王奉朝請越八日而卒
舍卷一史忠定公洞天及上穆陵注又聞中今古錄
丞相史彌遠欲占鄞之育王寺地為墳眾僧俛首莫
敢言偶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乃作偈云寺前
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做墳不知主何意揭于
臨安之通衢
史意遂寢余錫字純父登嘉定十六年進士先
是史彌遠延為童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甚器重
之理宗以宗子入嗣沂王迄即帝位天錫所物色也
寶慶元年超除起居郎不數年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封奉化郡公知紹興府以觀文殿學士致仕
贈太師鄭注又周密齊東野語趙忠肅開京西閩
謚忠惠

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參鄭素
癰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人待之延入中堂出二
子俾執師弟子禮鄭局脊不自安旁觀怪之即日免
衙參等禮已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
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官如何長公答
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
失為太清容元袁桷自號清容居士詳見
平宰相下卷袁文清公羅木堂題注

潘司船署

李志潘芳温州平陽人登寶祐四年
進士調慶元市舶提舉元兵破臨安

慶元降附芳不屈赴水死○元王元恭四明
至正續志市舶提舉司在東北隅姚家巷

堂堂宗子

獻重城原注謂趙孟傳迎降下吏翻知不苟生整頓衣

冠朝藝祖憑依海岳溯炎精軍師國邑非吾任宇宙君

臣有定衡為過當年畢命處溪毛誰克表孤貞

趙孟傳

延祐志孟傳知慶元府元兵至與
謝昌元獻城納降官至集賢學士

倪隱君介石齋

原注隱君克介高士也名豫購
故高少師園中佳石以顏其齋